

了不起的盖茨比

BY F. SCOTT FITZGERALD

〔美〕弗·斯科特·菲茨吉拉德著

The Great Gatsby

英语注释读物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By F. SCOTT FITZGERALD

[美] 弗·斯科特·菲茨吉拉德 著

潘绍中 注释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第 20 号

The Great Gatsby

by F. Scott Fitzgerald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5

责任编辑: 黄可风

责任校对: 李信淑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弗·斯科特·菲茨吉拉德 著

潘绍中 注释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电话 6022134 电报挂号: 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625 字数 130 (千)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翻译书店地址: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034491

ISBN 7-5001-0161-9 / I·5

定价: 3.80 元

一曲发自心灵深处的哀歌

——评菲茨吉拉德及其代表作

《了不起的盖茨比》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吉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中一位颇具特色的重要作家。他于 1920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一举成名, 还不到 24 岁, 可谓“少年得志”。短短几年内, 他又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 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 和几十篇短篇作品, 成为美国文坛上红得发紫的人物; 这时, 他仍不到“而立”之年。此后, 他连续多年没有发表重要作品, 给人以“江郎才尽”之感。尤其在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4) 遭到冷遇之后, 他自己也哀叹精神上已经崩溃, 干脆为好莱坞写脚本度日, 他的作品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正当他再度奋起, 着手写一本关于好莱坞的小说之时, 他却于 1940 年 12 月猝发心脏病去世, 年仅 44 岁。这部未完成的遗作《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 似乎象征了他的文学事业的夭折。

然而，十余年后，菲茨吉拉德在美国文坛上重新获得了承认：他不仅被认为是再现“喧嚣的爵士乐时代”（菲氏对20年代美国社会的别称）的最好作者，而且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主要的作家之一。

二

菲茨吉拉德描写20年代的美国社会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惟妙惟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即属于他所写的这个时代、这个“美国梦”。事实上，他写的许多故事的中心情节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与观察；他写的众多人物，也取自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们。正像批评家卡津所说：“他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是20年代的一部分；也和柯立芝一样，几乎过于形象地代表了20年代的某种特征。”¹然而，与柯立芝不同的是：菲茨吉拉德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他所描写的美国梦，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菲茨吉拉德于1896年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一个家运式微的商人世家。父亲在事业上的失败，给小弗朗西斯的心灵投上了阴影，使这个总是居住在“最时髦的那条街的最最边沿地段”的敏感孩子过早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和财富的重要。靠了舅舅家的财势，弗朗西斯自小得以进入“上流社会”，到私立寄宿学校念书，并于1914年进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一直是个“阔学校里的穷学生”。这使他熟谙富豪家族，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也萌发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这位在中学时代即已显示了文学才能的青年报考普林斯顿大学，正是因为该校有一个出名的学生杂志和文学俱乐部可以供他大显身手。

菲茨吉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学业成绩不佳，但是在社交和写作上却崭露头角。他一度热恋一位从芝加哥来访的富家少女，最后因自己家境不佳而失恋。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菲茨吉拉德与许多中产阶级青年一样，也于1917年参军，但是始终未赴欧参战而在训练营地担任副官之职。他利用业余时间将普林斯顿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浪漫的利己主义者》），却遭到出版社的拒绝。这时，他爱上了驻地附近蒙哥马利镇上的“大家闺秀”泽尔妲（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法官之女）。身无分文的菲茨吉拉德于1919年退役后立即前往纽约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奋斗。然而他找不到文学工作，也当不上记者，只得到一个每月工资90美元的写广告词的差使。坚信自己写作才能的菲茨吉拉德决定辞去这一差使，全力投入写作，并向泽尔妲求婚。希望得到她的同意——结果失败了。于是，“整整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我都用来写一部小说，而不是情书。因此，小说取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口袋里金元叮当作响并于一年后娶了心上人的人，将永远对有闲阶级怀着持久不断的怀疑和敌意——当然，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而是一个农夫怒火中烧的仇恨。”²

《人间天堂》一炮打响之后，菲茨吉拉德从此跻身于富豪、名流圈中，生活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之间，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然而，他深深地知道这种“梦”的虚假，不满足于人们把《人间天堂》仅仅看作揭示青年一代生活方式真相（无论这种揭示有多么惊世骇俗）的表面评价。他决心用自己的创作去进一步揭露“有闲阶级”的本质。尽管《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暴露了作者的写作技巧与思想深度的不足，而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菲茨吉拉德毫不气

馁，不久即写出了思想上颇见深度、艺术上几臻完美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三

《了不起的盖茨比》刚一问世，著名诗人兼批评家爱略特（T. S. Eliot）称誉它是“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而当时领导美国文坛潮流的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进一步指出：菲茨吉拉德在这部小说里“再现了当代的世界，正如萨克雷（英国 19 世纪文豪）在《彭登尼斯》和《名利场》中再现了他的世界一样”。³

简括地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展现的是一个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济上达到空前繁荣的美国：这里，尽管贫富两极的分化在继续加剧⁴，紧挨着贫穷、绝望的“灰烬之谷”，却建起了无比豪华的巨宅广厦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这里，似乎最大胆的梦想都可以实现，最挥霍的生活都可以维持，最铺张的酒宴都可以无休无止地开下去！小说主人公盖茨比之所以被一般人赞为“了不起”，正是因为他从不名一文的困境只用了短短几年功夫就挤入了豪富的行列。在故事叙述人（出身中西部的尼克·卡拉威）追忆他在纽约学做债券生意的这段经历开头之时，盖茨比已经在长岛富人区买下了每季租金高达 15000 美元的豪华别墅，每周举行的盛大晚会车水马龙，用大把的金钱铺起通向社交界巅峰的道路。这样的生活，按理说，应该使从小立志出人头地的盖茨比踌躇满志才是。

然而，盖茨比的“美国梦”并未实现；他仍然在追求。原来，他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购买巨宅、举办晚会……都是

为了夺回他几年前失去的心上人黛西·布坎南。按照“美国梦”的一般逻辑，金钱与美女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以盖茨比的财富，显然可以得到像黛西这样的，甚至超过她的美女（连黛西自己都这么认为）。但是，对于执着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哪怕是“更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并不能代替“特定的一个”。对盖茨比来说，黛西并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她代表了“上流社会”的精华、社会地位的巅峰、生活中一切美好而值得争取的事物——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要用钱，大把大把的钱来购买。换言之，盖茨比追求的这个黛西，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偶像，是如同小说第6章最后所描写的，“像鲜花一样为他开放”的“理想的化身”。这种追求，在尼克看来，才真正使得盖茨比“了不起”、“比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都强”。也正是这种追求，从根本上导致了盖茨比的悲剧。

与盖茨比执着、痴情的追求相反，黛西是个肤浅、造作、随波逐流的女子。她的美、她的神奇的魅力，如同她那甜美、诱人的嗓音一样，只不过是金钱的一种表象（见小说第7章关于黛西的嗓音的描写）。她先是违心地嫁给并无爱情的汤姆，又像其他“上流社会”妇女一样偷过几次情（当然不像汤姆那样明目张胆）。当昔日的情人以超过汤姆的豪富面貌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时，黛西“旧情”复萌，甚至在盖茨比坚持下开始考虑离开汤姆——这一切的原动力仍只不过是钱！

但是如果认为在美国只要有了钱，就自然会拥有一切，就可以实现“美国梦”，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盖茨比正是犯了这个错误。社会学家里斯满（David Riesman）曾举过一个关于穿着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社会隐而不露的地位

差异：“访问美国的外国人常常认为：〔在美国〕女售货员、交际花和电影明星的穿着打扮相差无几……但是美国人却知道，他如果想在生活和爱情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明白：这完全是误解。人们必须懂得：“表明风度与身分的差异虽然微小，却有质的不同。”⁵ 在美国资产阶级中，表明风度与身分的质的差异同样存在。这里不仅有财富大小的差异，还有“新”与“老”（即“暴发户”与“世族”），稳定的财产与流动的收入，西部与东部之间等众多的矛盾与差异——对于这一点，汤姆极其清楚。

因此，当汤姆与盖茨比正面相遇的时候，他先是以“东蛋人”（旧世族）对“西蛋人”（暴发户）的鄙视对待盖茨比的殷勤多礼，后来觉察到后者与黛西的往来就立即对盖茨比的收入来源进行了调查。当三人当面“摊牌”时，汤姆便将盖茨比“来路不正”的把柄抖落出来，果然打中了黛西的要害！因为黛西毕竟与汤姆属于同一阶层，具有同样的心态；她在这场冲突中只会再一次选择汤姆，选择汤姆所代表的古老、稳定、“体面”的财产。可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盖茨比仍然抱住“死去的幻梦”不放：黛西开车轧死人，他替她打掩护；他把黛西送回家还不放心、彻夜在外守候；第二天，他一直惦记着黛西，在家守候她的电话，终于走向了最后的悲剧。此时的黛西却已与汤姆言归于好，一起远走高飞。她对盖茨比的记忆，也和她以前的调情一样烟消云散。

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盖茨比的苦苦追求与当年欧洲移民们对新大陆的古老憧憬、与富兰克林所代表的“美国梦”及

其后来的转化形式联系起来——这更赋予这出悲剧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典型意义。

这里所谓的“美国梦”，沿用了美国文化传统中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在美国条件下（尤其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吸引力的理想或追求。它在广义上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当年欧洲移民对“开拓”新大陆的种种憧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代表纽约（以至美国）的财富的长岛富人区，作了富有象征意义的描写：“我逐渐意识到当年曾使（最初发现纽约和长岛的）荷兰水手的眼睛大放异彩的这座古岛——它原是新世界一片清新碧绿、充满希望的地方。岛上那些业已消失的林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林木，曾经如同耳语一般飒飒作响，迎合着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转瞬即逝的神奇时刻，人类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曾屏息惊讶、不由自主地堕入了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临着与他的想象力并驾齐驱的某种机遇。”

对于这种“机遇”，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们确实尽其想象力加以利用。只是随着现代美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孕育成熟，才逐渐形成了作为共同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的“美国梦”。它的第一个举世闻名的体现者与鼓吹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编纂的《穷人理查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 1733-1758），在美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全面、生动地宣传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杨基精神”（Yankeeism），而他后来撰写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88）更是一本具体教诲如何实现“美国梦”的教科书。正如韦伯所评论的那样：“毫无疑问，这里以典型方式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这里宣扬

的，不仅是如何在世上求得发展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⁶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观念，这种脱胎于“新教伦理”、把物质上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品性与奋斗的“美国梦”，从18世纪诞生之时，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界的大力宣扬，而成为世世代代普通美国人深信不疑、奋力追求的理想，成为推动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重大精神力量。菲茨吉拉德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少年时期曾经按照这种模式拟下了自己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也就典型地表现了他所写的“美国梦”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内涵。

人们只消把少年盖茨（盖茨比原来的姓氏）写下的东西与富兰克林的教诲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盖茨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20世纪美国社会的条件，竭力实践这种传统模式的主要要求的：修养品性、勤奋工作与学习、注意节俭……然而，少年盖茨的努力没有获得相应的成功。

其实，这种传统的“美国梦”模式从来都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尤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个人要靠品性、勤劳和节俭出人头地，显然只是妄想。于是，通俗作家阿尔杰在他写的120多本、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的《贫儿发迹记》类型小说中，大力鼓吹实现“美国梦”的ABC公式，即白手起家不仅要靠“能力”和“品性”，还要有“运气”——这成为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一直拥有广大信徒的“阿尔杰传统”。盖茨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写在一本已被翻烂了的《牛仔发迹记》书后的空白页上，说明他正是“阿尔杰传统”的热烈信徒。不仅如此，他居然也碰上了阿尔杰式的好运气！这就是小说第6章中叙述的他与暴发富翁丹·科迪的相交。尽管现已改名盖茨比的主人

公似乎具备了阿尔杰公式的全部要素，在他首次认识心上人黛西的时候，他仍然是个除了一身军服和英俊气派以外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因此必然要把这位富家小姐丢给纨绔子弟汤姆·布坎南。

那么，盖茨比后来怎样在短短几年内“白手起家”的呢？他的巨额收入来自何处？对此，作者作了含蓄而颇为清晰的暗示。几个电话的片言只语、一两次会面的突出印象，当然还有汤姆的“摊牌”，尽管都不那么具体，却都指的是在黑社会中赚取巨大利润的非法活动。显然，与那一时代的许多豪富一样，盖茨比懂得并且实践了下面这个道理：“理论上，边疆（这里可以读作“美国”）对所有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乐土。理论上，奖励应完全归于勤劳、节俭、运气……实际上，得到奖励的，往往靠狡猾，靠贪婪和无情，靠残暴地不择手段，靠完完全全的恶棍行径。”⁷

这样，菲茨吉拉德所描绘的“美国梦”就与一切传统的说教和荒诞不经的童话划清了界限，还给人们一个忠实地再现“当今世界”的悲剧。

五

有一则希腊神话说：大海的礁石上坐着一群美丽的妖女，她们用美妙、动人的歌声吸引过往海船上的水手情不自禁地注视她们，陶醉于歌声之中，以至身不由己地把船开上礁石而船毁人亡。尽管人们知道妖女们的毁灭力量，仍然不断有人在妖女们的歌声中灭亡。和葬身海域的水手相仿佛，盖茨比的悲剧在于：尽管他清楚黛西的甜美嗓音里“充满了金钱”，甚至觉察到黛西并不真正爱他这个人（黛西能真正

爱任何一个人吗?), 他仍然要追求他心目中的这个“金姑娘”。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苦追求, 固然在艺术上具有一种凄凉、悲壮的美, 却反映了作者本身的弱点, 反映了“美国梦”对菲茨吉拉德的诱惑与腐蚀。

对于菲茨吉拉德创作思想上的矛盾, 跟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考利作过一个生动的譬喻: “他的一部分在巨宅主人举办的舞会上作客,” 而他的另一部分却是一个趴在窗户偷看、为舞会音乐和盛妆女士们所深深吸引的小孩子——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清醒的小孩子, 他不时地停了下来, 琢磨这一切要花多少钱, 而这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窗外的这个小孩子长大了, 成熟了, 冷眼观察一切; 他从一个充满惊喜的旁观者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 菲茨吉拉德仍有一部分留在巨宅里面, 仍与舞会的人们待在一块。如今舞会正在以悲剧告终, 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描写它了……”⁸ 如果我们把譬喻中的“舞会”理解为美国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即“美国梦”追求的目标, 我们就可以说, 菲茨吉拉德虽然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的空虚和毒害 (对此, 他在《夜色温柔》中的深刻揭露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却沉缅其中、不能自拔。因为他虽然“对有闲阶级怀有持久不断的怀疑和敌意”, 毕竟没有可以替代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和信念!

事实也是如此。菲茨吉拉德在一举成名、“娶了他故事里的女主角”以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带着妻子泽尔姐 (后来还有女儿) 出入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的上层社交界, 一年耗费掉三、四万美元的收入 (《夜色温柔》中医术高超的戴弗大夫岁入不过三千) 还负债累累。他俩的酗酒宴乐, 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事。从发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短篇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 1926)以后，他一直未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直到1933年发表《夜色温柔》。世界性的大萧条对他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为通俗杂志写短篇和为好莱坞写脚本，仍然拥有可观的收入。然而，他的生活方式毁了他的天才、毅力和健康。当他企图重新振作，着手写一部反映好莱坞生活的长篇小说时，他却于1940年12月猝发心脏病死去。终年44岁。他的去世，不仅如人们当时就已预感到的，宣告了美国资本主义极度得意的“爵士乐时代”的破产，而且再一次提醒人们要警惕真实生活中的“妖女之歌”。

尽管如此，菲茨吉拉德不失为现代美国文坛上一位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仍然是美国文学中雅俗共赏的少数名著之一。它首先是一个娓娓动人、紧凑生动的故事，可以供读者茶余饭后一口气读完。然而，只要读者稍加注意，他就会发现这是一部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义的杰作。它向人们展示的乃是整整的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梦想的破灭。进一步的研读才会使人真正懂得：这本只有五万英文词的小书竟是小说艺术的精品。它排除了细节的堆砌、心理的描写和情节的枝蔓，依仗短小精悍、错落有致的结构，典型的场面和行动，简洁而抒情的语言和形象，写出了一部饱含韵味、极富美感的现代悲剧。爱略特称它为“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确非溢美之辞。连一向以要求苛刻著称的美国批评界泰斗门肯也称赞说：“这篇故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写作上的魅力与美……其篇章安排得如此具有艺术性，以至谁也不能想象可以即兴写出。”确实，小说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比喻，以至每一个用词，都是作者再三推敲的结果；连小说的标题都经过反复斟酌，直到作者看清样时才最后确定下来……这

些都大大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使它成为一切研究美国文化、了解美国社会、学习英语和写作的人不可不读的一本名著。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注释，正是为了与读者共同探讨这本杰作在文化、思想、语言艺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补益并得到读者的指正。

潘 绍 中

1991年夏于外交学院

注解：

- 1 见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 p.243.
- 2 见 F.Scott Fitzgerald: *Pasting It Together*, 1936.
- 3 见《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爱略特和斯泰因分别写给作者的信，转引自 Nancy Milford: *Zelda*, 1970.
- 4 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 1926 年关于国民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占人口 1% 的大资本家占有 59% 的国民财富，占人口 12% 的小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占有 33% 的财富，而其余的 87% 人口一共才占有 8% 的财富。了解这种现象的菲茨吉拉德曾想把小说命名为《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并在小说中对此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描写。
- 5 见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1950, p.75.
- 6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 尽管在基本观点和认识论上违反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清楚地说明了发源于 16 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中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的阶级性质。
- 7 见 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 1941, p.19.
- 8 见 Malcolm Cowley: *Breakdown*, 原载 1934, 6, 6《新共和》杂志。

Then wear the gold hat, if that will move her;
If you can bounce high, bounce for her too,
Till she cry "Lover, gold-hatted, high-bouncing lover,
I must have you!"

— THOMAS PARKE D'INVILLIERS¹

